

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UNISA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44/636
S/20898

13 October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47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四年

1989年10月12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代表厄泽尔·科拉伊先生1989年10月12日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7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斯塔法·阿克欣(签名)

附 件

1989年10月12日

厄泽尔·科拉伊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外交和国防部长凯南·阿塔科尔博士阁下给你的信（见附录）。
请将此信及其附录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7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代 表

厄泽尔·科拉伊(签名)

附 录

1989年10月12日

凯南·阿塔科尔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希族塞人外交部长乔治·伊亚科武先生的信（参看1989年9月26日A/44/558-S/20863号文件及附件）是希族塞人不断用宣传来破坏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解决的例子。该信歪曲事实，企图使人怀疑土族塞人的立场和蒙骗世界舆论。彼此深度的不信任使得过去26年来塞浦路斯两族人民分裂，其原因正是这种典型的希族塞人作风。伊亚科武先生在其信中还表现了希族塞人对代表和表达土族塞人愿望和声音的土族塞人体制机构的惯常的缺乏尊重。

伊亚科武先生所攻击的土族塞人立法议会1989年8月23日的决议并没有中止土族塞人一方参与当前的谈判过程，也没有攻击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在他主持下议定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程序。

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议定的唯一程序是由秘书长斡旋在塞浦路斯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直接谈判。不存在这种会允许抛弃直接谈判的“议定的程序和理解”。土族塞人一方一直呼吁遵守这项程序，并且抵制希族塞人的阴谋，即企图利用谈判过程作为引入第三方来替他们进行干涉，根本不感觉到有必要达成一项彼此都能满意的迁就。土族塞人立法议会的决议表达了土族塞人一方决心阻止谈判过程倒退，并呼吁进行有意义、公平和直接的会谈。决议不但完全没有中止土族塞人的参与，并且要促使希族塞人参加真正讨论——这是他们迄今所没有作到的事，和吁请他们采取建设性作法，消除两族人民间的敌意和深度不信任。

正好与伊亚科武先生所声称的相反，土族塞人立法议会的决议没有对继续对话加上任何先决条件。事实上，正好相反，决议呼吁进行没有先决条件、没有外来干涉的直接谈判。鉴于希族塞人企图扭曲和误解这项决议，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

国在1989年8月30日发表的一项声明早已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

但是，伊亚科武先生信中主要的歪曲事实部分是他提到的“秘书长提出的一份文件”和将文件从会议桌上除去的要求。还有若干地方也引人误解地提到秘书长的作用，以及指称土族塞人一方对此的态度。

秘书长本人已澄清了他没有在谈判桌上提出文件。关于他所起的作用，他在1989年9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一项问题时说了以下的话：

“自从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担任斡旋人以来，我想已有14个年头了吧。我的前任和我本人都担任了斡旋人。斡旋人既不是调解人、也不是仲裁人。他向各方提出构想供他们考虑。他不能够拿出一份文件说：‘你们必须根据这份文件行事。’想法不是这样。这一直为人们所误解。不幸的是，无法教会任何一个人，包括记者在内，关于斡旋工作与调解和仲裁工作之间的差别。”

伊亚科武先生暗示土族塞人对“减小秘书长的作用的努力”负有责任，从而企图掩饰事实，这一点是不难揭露的。伊亚科武先生在1987年3月18日提交给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备忘录中表示了以下意见，这是继1986年3月29日希族人方面拒绝了《纲领性协议草案》之后一年发表的：

“希族塞人方面对1986年3月文件的立场已向联合国秘书处解释了，就是，根据斡旋团的意见，希族塞人方面要求秘书长不要提交文件，而是着手进一步的协商。希方不希望提交文件。因此，文件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从一开始便是无效的。希族塞人方面通过其1986年6月10日的答复，力图在目前的情况下作出最积极的反应。

“与上述情况有关的是，我们认为值得提一下秘书长斡旋团的性质。秘书长既不是调解人，也不是仲裁人。因此，他的一切意见均系供讨论用的，而不能作为供拒绝或接受的正式建议。

“实际上，秘书长只能在双方事先同意之后才提交文件。可以回顾，登

克塔什先生在通过安理会第 550(1984)号决议之前的 1984 年 4 月 / 5 月间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曾坚决申明了这一立场，后来在秘书长提交 1985 年 4 月的文件时又申明了这一立场。 这些意见似乎得到了秘书长的接受。

“另外还应声明，仅一方接受秘书长有效编写的任何文件不能给予该文件任何地位。”

这一情况充分说明希族塞人方面会如何不择手段地扭曲事实，出尔反尔。

伊亚科武先生还在其信中起劲地将塞岛气氛的恶化责怪到土族塞人身上。希族塞人方面对搞坏塞岛政治气氛是负有责任的；他们采取了敌对行动，并对缓冲区和我方领土犯有侵略行为，这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升级，并于 1989 年 7 月 19 日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这些事件在塞岛留下了持久的痕迹，而且甚至被西方新闻界也正确地认识到是希族塞人想把塞岛归并到希腊的野心复发，此事曾给塞浦路斯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在此期间，希族塞人重新武装的运动达到了新的水平。 据透露，希族方面购置了先进的进攻性武器。

土族塞人深深感受到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穆斯林少数的困苦，并准备向那些在骇人的状况下被迫离开保加利亚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鉴于目前这场悲剧的规模极大，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所能做的是有限的。 但是土族塞人过去曾经历过类似的苦难，为能够向困难中的人们伸手援助而感到自豪。

我们知道，正如伊亚科武先生的所作所为一样，希族塞人企图歪曲和利用我们的这一人道主义姿态。 鉴于他们对我们的敌对态度和政策，我们认为这并不奇怪。 这种政策使伊亚科武先生关于谈判的口头高调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使人讨厌。 这不是双方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种态度必须改变。 这也正是土族塞人立法会决议的内容所在。

外交和国防部长

凯南·阿塔科尔(签名)